

南極

洪秀全演義

繡像仿宋完整本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新四版

洪秀全演義

洋裝二冊 定價十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

校勘者 周 夢 蝶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總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分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河南路

洪秀全演義 卷下

第三十回 石達開詩退會國藩 李秀成計破胡林翼

話說林鳳翔進攻淮北，清將琦善既逃，勝保亦退，便進軍淮北。一面出榜安民，報捷南京，便令將軍士休息。然後再議進兵。朱錫珮道：「吾軍并未疲憊，已破兩淮，正宜乘勝進兵。老將軍何故頓兵於此？」林鳳翔道：「孫子有云：日行百里者蹶上將，吾不欲中勝保以逸待勞之計也。」朱錫珮默然。退向會立昌道。何老將軍一旦畏勝保如是耶？會立昌笑道：「非畏之也。彼以東王有罪，惟全家不應受戮，久懷不滿，故欲擁兵以待北王之傳首耳。」朱錫珮歎道：「以老將軍之英雄，猶不免重私仇，而忘公事，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然吾甚惜其未嘗讀書也。」倘諸君亦爾，漢事危矣。說罷，歎息一番，即密將此事函告錢江而去。再說翼王石達開，既拔隊起程，本意由安徽過荆襄，望夔慶而去。時清將會國藩、正駐浦口，經歷次發兵往攻九江。惟天國大將林啟榮死守，不能得志，故屯駐浦口，分顧南北岸。忽聽得石達開入川，道經皖鄂，即與諸將商議，對待石達開之計。向諸將道：「吾甚愛達開爲人，若能降之，則諸將不足道矣。羅澤南道達開世之虎將，善能馭衆，甚得人心，則錢江倚之爲命，若能羅而致之，固是吾長策。然吾料彼不來也。彼以百萬家財之縉紳，棄之如遺，一旦從秀全以起事，其志可知矣。塔齊布道，彼一時此一時也。當初洪秀全君臣一德，故達開樂與同事，今互相殺戮，達開因謀高舉，遠引，則其志亦灰矣。我因而用之，彼得回性命，又加之以官爵，何患其不來？會國藩道：「二君之言，皆有至理。招降納順，固是軍中要着，彼若不來，而大志又灰，恐軍無關志，不如求與一戰，有何不可？」會國藩道：「三君之言如此，吾乃執中而行之，先之以禮，如其不從，即出其不意而截擊之，有何不可？」各人聽罷，皆鼓掌稱善。正在議論間，忽報胡林翼遣會國藩至。會國藩忙請至裏面，問以來意。國藩道：「撫軍胡公聞石達開將經此地，請問以何法待之？」國藩聽罷，心內躊躇未答。原來國藩生平最忌胡林翼，誠恐以謀告之，彼反先行一着也。國藩道：「兄長有何疑慮而不言乎？」國藩道：「非也。因議尙未決，有主招之者，有主擊之者，未審胡公有何主意。」國藩道：「胡公言達開必不能爲我用，若招之，則宜先准備以防其襲擊。若兄長這裏欲截而攻之，則胡公慮以全軍爲公援也。」國藩道：「胡公之軍當武昌、漢陽之衝，何能遽動？想戲言耳。」國藩道：「此說不然。胡公爲人慮深謀遠，且現以分軍牽制李秀成，而以水軍之半收回荊州附近各郡縣。」

聲勢甚銳。未可輕視。國藩道既是如此。吾當招降石達開。不獲命。必出爲一戰。請胡公相助一臂可也。會國葆遂拜辭而退。國藩笑道。胡詠芝其有意於石達開乎。然會某斷不放鬆也。吾聞石達開乃桂省有名文士。吾當爲書以勸之。便令左右取過筆硯來。揮了一函。早見前派的探子回報道。達開人馬不下五萬。旌旗齊整。隊伍甚嚴。已離此不遠矣。國藩聽得面色一變。顧左右道。石曾擁五萬之衆。整隊而來。其意殆求戰也。此函恐不能爲力矣。羅澤南道事已如此。仍當招之。招如不來。戰仍未晚也。會國藩從之。遂一面令三軍準備應敵。另派一人往迎石達開軍。投遞書函。不在話下。且說石達開自離了金陵。盡統老萬營大軍。合共五萬。浩浩蕩蕩。本擬直取武昌。與李秀成合兵下荊州。望四川而去。忽軍行之間。前軍探子報道。有清將會國藩。飭人帶書到此。石達開聽罷。便問多少人同來。探子道。只一人耳。并無軍馬。達開便令引下書人進帳裏。那人把會國藩書函呈上。石達開就在案前拆閱書道。

大清禮部侍郎節制湖廣江西軍務會國藩書候天國翼王麾下。某聞識時務者爲之俊傑。今將軍以蓋世之雄。舉兵湘桂。爲天下倡。奇略雄才。蹤橫萬里。甯不偉歟。然時勢不可不審也。當洪秀全奮發之初。廣西一舉。湖南震動。進踞武昌。下臨吳會。聲勢之雄。亘古未嘗有也。然以區區長沙。且不能下。使南北隔截。聲氣難通。故馮遠墳分據全州。蕭王亡身於湘郡。會天養失事於漢口。楊秀清受困於武昌。以至咸之時。而不免於險難。則天意亦可知矣。歷朝開創。皆君臣一德。以圖大事。乃事功未竟。殺戮相仍。君王以苟安無事。安貴胄以私憤忌功臣。以建大功行大志。如將軍者。且不安其身。此則將軍所知矣。夫范增失意於鴻門。姜維受困於蜀道。此非智勇之缺乏。則以其所遇者非人也。尋將軍去就之故。則以恃才智而昧時機。遂至沉迷猖獗。而有今日耳。國朝七葉相傳。號爲正統。深仁厚澤。禮士尊賢。如將軍者。一登廟堂之上。方過冀北。而羣馬皆空。英雄世用。只求建白。將軍甯不知作退一步想耶。彼秀全以草茅下士。挺而走險。窮蹙一隅。行將焉往。將軍窮而他徙。倘再不得志。甚非吾所敢言也。弟忝主軍戎。實專征伐。將軍失志迷途。或回頭覺岸。盡在今日。惟將軍圖之。

石達開看罷。顧左右道。彼深知我也。然以天王爲草茅下士。而輕之。會亦知漢高明太固。亦草澤英雄。是他種族不辨。非丈夫也。吾知所以却之矣。乃立回一書。令人回覆會國藩。國藩折閱之。書道。

滌生大帥足下。僕與足下各從事於疆場。已成敵國。忽於戎馬倉皇之際。得大君子賜以教言。得無慕羊祜之風。不以僕爲不肖。故以陸抗相待耶。今謹以區區之意。用陳左右。夫僕一庸材耳。漢族英雄。雲龍風虎。如僕者。烏足以當

大君子之過盼，然足下以一時之勝負，卽爲天意，則謬矣。漢高履險被危，方成大業，劉備艱難奔走，始定偏安，苟其初亦諉以爲天意，誰與造後來之事業？又試問兩年之間，洪王收復天下之半，揮軍北上，淮陽底定，此則天意又何在乎？歷來開國元勳，皆捨命効力西南，二王之死，亦常矣。且足下之意，有爲僕所不解者，豈草茅下士，遂不足以圖大事哉？秦楚雖雄，而天命所歸，乃在泗上屠狗之輩，蒙古一弱，而大業所就，卽在皇覺寺之僧徒，此足下所知也。足下固曾讀中國聖賢書者，春秋夷夏之辨，當亦熟聞之。自昔王猛輔秦，猶未至彰明寇晉，許衡滅宋，死後猶不欲請諡立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德，而足下喜勳名樂戰事，猶或可爲。若以虜廷七葉相傳，頌爲正統，此則僕所深爲詫異者，誠以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辱承錦注，欲以名器相假，然則足下固愛我，而猶未知我也。曩者軍抵三湘，直趨鄂岳，足下高樓廣榭，巍然無恙，凡數過門，未敢留刺，今幸賜教言，且慚且感，僕不知如反其道以施之，設僕等所事不成，若他日足下辱過敝廬，會能爲動今日之愛情否也？旣蒙錯愛，謹以函謝，今當西征，席不暇暖，無從把晤，謹附俚詞五首，以供清聽，足下觀之，當笑曰：孺子其自負哉。

書詞之後，又有律詩五首，再看下去，詩道。會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塵跡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超冀北，文章昔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中。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皆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尙留一瓣香。投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曠曠，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纜轡歸羸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成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籌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夙夜常嫻虎豹韜。滿眼河山罹異劫，到頭功業屬英豪。遙知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虞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布衣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會國藩看罷，不覺詫異，道：達開有文事，而兼有武備，其志不凡，吾甚敬之。以大敵當前，而雍容整暇，其殆風流儒將乎？遂傳令退軍二十里，讓石達開過去。塔齊布道：達開窮而他竄，我復讓之。朝廷其爲我何？會國藩道：彼衆而我寡，且達開虎將也，其部下皆能征慣戰，實不易勝之。戰如不勝，貽天下笑矣。况彼去金陵而入西川，使洪秀全而失其羽翼，因而繼之，不亦可乎？羅澤南亦以爲然。遂拔寨退軍而去。早有細作報到石達開軍裏，左右皆喜道：清軍避我矣，長驅而進可也。石達開道：不然，彼料勢不如我，故示之以禮讓，但吾軍若到荆襄，則胡林翼諸君必合而謀我，此時會軍將繞吾後矣。蓋彼懼朝廷之責罰也。我軍若三面

受敵勝負之數固不可知。我不如亦示之以禮。轉輾江西貫湖南繞道入川有何不可。遂令大小三軍改道入九江而去也。按下不表。且說洪天王自石達開去後。心中旁皇無措。因思石達開上表時。力言李秀成可用。便降詔以李秀成入南京辦事。秀成得了天王之旨。願謂譚紹洸道。弟自替守武昌以來。大小數十戰。得使武昌漢陽無恙者。以計守之。非以力受之也。方今胡林翼會國藩龍驤虎視。以窺武昌。此四戰之地。誠不易守。現天王詔弟入南京。以東王已死。翼王又去。大局關係。弟不得不往。但天王未言及以何人替守此處。想亦量才而用耳。足下意中究有何人足當此任。譚紹洸道。再請由南京調人到此如何。李秀成道。黃文金在安慶。陳玉成入江西。林鳳翔李開才。籍大綱各統兵北伐。眼見南京無人矣。若安福兩王短於才略。而桀驁不馴。此無用之輩。不足以當大任也。譚紹洸道。然則足下將委何人。李秀成道。胡以冕老成持重。深識大體。不幸去年身故。吾甚惜之。若以武昌人才。恐弟去而足下不能卸責矣。足下將以何策守之。譚紹洸道。以漢陽之衆。攻吳胡二軍。而以武昌精銳。截擊會國藩。可乎。李秀成道。如此則危矣。譚紹洸道。然則足下之意若何。李秀成道。弟昔日在此。彼三路齊舉。吾則守以禦之。彼一路來攻。吾則戰而破之。足下謹記斯言可也。弟去後。必不能再到武昌。今而後。金陵大局。將在弟身上矣。且吾一去。則清軍必來攻擊。吾有一密計。遣下可以破胡林翼而退會國藩者。待清兵來攻之時。足下即依計而行。切記切記。說罷。以密函交付譚紹洸。并囑道。破敵之策。全在於此。將軍善藏之。譚紹洸拜受。並答道。受國家重任。而又荷將軍重托。敢不自勉。請將軍放心。李秀成道。足下審慎有餘。而機變不足。祇此可慮耳。願將軍自愛。說罷。又以兵符印信。交付譚紹洸。隨布告各營。以應詔入金陵。譚紹洸道。將軍四處布告。恐敵人知將軍已去。來攻益速矣。李秀成附耳謂譚紹洸道。正唯如此。而後所遣之計。乃可用也。譚紹洸乃不言。次日李秀成起程。譚紹洸又爲設祖餞。秀成珍重一番。而別慢表。秀成入金陵。且說譚紹洸繼守武昌之後。所有法度。皆依秀成舊制。傳令不許更易。只點消息。傳到胡林翼軍中。林翼大喜。即謂諸將道。向者以三路之兵。不能得志於漢陽者。以李秀成在也。今秀成去矣。吾等窺漢陽正在此時。不可失此機會。部將諸玖躬道。秀成詭計極多。但恐非真去耳。林翼道。不然。金陵空虛。即秀成不往。洪秀全猶當召之。吾決其必行矣。遂一面知照會國藩。請攻武昌。而自以大軍攻漢陽。兩路會合。殺奔前來。譚紹洸聽得。忙取李秀成遺計。拆閱不勝之喜。便令軍中嚴整旌旗。一面令義勇軍晏仲武副將洪春魁。領五千人馬出城埋伏。洪山要道。又令陸順德蘇招生。以水師屯守沙河。以武昌與漢陽大江相隔。又用破舟纜鐵索爲浮橋相通。互相接應。自與諸將謹守漢陽。以待清兵安排既定。只見胡軍先出蜂擁而來。

少時又接得會國藩攻武昌之耗。譚紹洸顧左右道：「果不出秀成所料也。」當下胡林翼大軍已到漢陽。以李續賓李孟羣分攻西南兩路。以會國葆爲前軍。自爲各路接應。到時只見漢陽城上旌旗嚴整。不敢遽進。回稟林翼道：「漢陽守衛嚴整。李秀成尙在軍中也。」胡林翼不信。遂微服雜在軍中。前來觀看。果見守衛甚嚴。幾於無隙可整。看罷悶悶不樂。回至營中。沉思一會。時日已傍晚。傳令軍中安扎。准備明日攻城。軍士得令。各自安排。忽然到了三更時分。三軍正在分寢。忽東南角上鼓聲大振。金角亂鳴。胡軍在夢裏驚起。只道洪軍來攻。倉卒准備。應敵久之寂然。夜裏又不敢亂進。只得各自安息。纔到四更。又喊聲動地。漢陽城上復吶喊助威。驚得胡軍亂竄。久之仍無聲息。不覺將近五更。鼓聲大起。自漢陽城至洪山一帶。如千軍萬馬之聲。攪得胡軍一夜不會安息。胡林翼此時已料洪山地方必有天國人馬埋伏。欲分兵攻之。又恐漢陽洪軍衝出。心甚憂慮。忽報羅澤南已至。原來羅澤南已得會國藩之令。會攻武昌。時正與搭齊布駐東路。林翼接見之下。正欲開言。不料羅澤南早說昨夜洪軍驚擾。原來羅軍亦是如此。一夜不會安睡。少頃又報會國藩至。所說皆同。會國藩道：「沙河一帶已有天國水軍埋伏。自漢陽至武昌。又用鐵索纜浮橋。互相聯絡。守禦極嚴。無從下手。」胡林翼道：「三軍在此不能遽退。拚與一戰。不亦可乎？」就發令先請會國藩以本軍分爲兩隊。以前隊先燒浮橋。直抵武昌。以後隊阻截沙河。使彼首尾不能應。林翼以本軍直圍洪山。兼接應會軍。李續賓會國葆李孟羣各統大軍。分攻漢陽。各人回去。得令准備。時譚紹洸見清軍各營隱隱移動。料不久即來攻城。亦傳令各營依計行事。當下會胡各軍以部署方定。天色已晚。恐夜裏不便交戰。姑待天明。只恐仍如昨夜一般。軍士被其驚擾。便略退數里。分兩班輪換巡邏。無奈天國軍中是夜鼓角之聲較前益甚。清軍仍不能安心寢息。及到天明。胡林翼自引一軍。會合各軍進攻漢陽。改令會國藩阻截洪山要道。以防伏兵。一面打聽會國藩消息。原來會軍令搭齊布引軍冒險來燒浮橋。誰想漢陽一枝軍衝出。反截塔軍後路。塔軍阻厄河濱。不能成列。中槍落水者不計其數。塔軍正在倉皇。忽沙河一帶伏兵齊起。水師船箭如雨。船中所藏陸軍。皆渡過岩岸夾擊。會軍大營賴羅澤南死力支持。怎奈前軍既敗。後軍無心戀戰。各自逃竄。胡軍圍攻漢陽。尙未得手。因林翼本意欲用藥線炸陷城垣。誰想李秀成遣計都在城垣外預通溝。以故不能施其計。正在納悶。忽探馬馳報道：「會軍水陸二路皆敗。會國藩圍阻洪山。未敢遽進。又不知洪山天國人馬多少。更不知此外更有多少埋伏。現在會軍正將冲進來也。」胡林翼聽得。又見軍士一連兩夜受驚。皆疲倦無鬥志。不覺歎道：「吾今番進兵。又成畫餅矣。只會分教。智勇能施。巧授錦囊。摧大敵。聲威所播。頓收金甲。退雄師。畢竟胡林翼進退。」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韋昌輝刎頸答錢江 李鴻章單騎謁會帥

話說胡林翼因聽得會國藩兵敗會國葆又進攻洪山不能得手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退兵又恐其漢陽城之內洪軍冲出想了一會卽照請會國藩先退東路之兵自己好緩緩而退不想會國葆因圍洪山自辰至申軍心漸漸懈怠忽然洪山裏面鼓聲大振把會國葆軍士嚇得手足無措不戰自亂胡林翼就乘勢退兵這時譚紹洸與雲山之子馮文炳由漢陽分兩路冲出義勇隊統領晏仲武副將洪春魁又由洪山殺將下來胡軍無心戀戰譚紹洸率各路人馬奮力追殺如入無人之境賴胡林翼死力支持一陣拆了些人馬領餘軍奔回岳州城而去會國藩亦以兵敗奔回九江譚紹洸大獲勝捷收兵回漢陽大犒三軍令洪春魁晏仲武仍守漢陽令馮文炳回守武昌大修戰備以爲戰守之計一面寫表申奏天王不在話下且說李秀成自離了武昌城來星夜往南京進發一路沿安慶而下繞道先入廬州聽得鮑超爲壽春鎮總兵便對胡元燿說道鮑超如許仲康所謂虎癡勇而好鬥樂功名而輕於所就今朝廷糜以好爵彼更爲清廷效死力矣當慎防之胡元燿領諾李秀成便巡視水陸各營而去到了金陵先報知洪天王天王聽得李秀成已到便請到廷上相見秀成見天王面有憂色料然爲東王被殺及翼王已去之事不覺流涕道臣弟在武昌聽得東王之變本欲趨朝祇以任重未敢擅離今奉詔諭現趨朝聽候差委洪天王道自得賢弟鎮守武昌朕免西顧之慮皆賢弟力也惟軍師近來因稱病不出任事翼王又去使朕如失左右手眼見金陵無人任事故促賢弟回朝近來林鳳翔北伐之軍雖叠得勝仗然李開芳一軍久無消息朕甚憂之是以欲與賢弟一決李秀成道臣弟行時曾受計於譚紹洸必能依計破敵然此後武昌亦危矣至於北伐之師雖勝然勢孤而力單不可恃也宜詔令李開芳羅大綱吉文元與林鳳翔合軍再起錢軍師爲四路都督以臨北京庶乎有濟至於江南大局臣弟當勉力以報國家傳檄江蘇另選良將撫定浙豫則天下不難定也洪天王深然其計正談次間忽內宮傳進午膳天王與秀成宴飲洪天王道適賢弟言武昌亦危究有何法以維持之秀成道以今日大勢進則圖功退則坐敗臣弟守武昌之日以吳會胡三路清軍挾制不能長驅入汴梁此吾之受虧也武昌四面受敵譚紹洸必守之不住但武昌得失無關大局所重者北伐之軍耳爲今之計不如威屯安慶之守再調大兵出河南則滿人之氣奪矣天王猶未答言忽報武昌捷報到洪天王投筓而起李秀成亦起得接捷書知譚紹洸武昌大捷天王大喜道此譚紹洸之力而賢弟之功也秀成謙讓一回

復入席再飲一會忽又報李開芳遞表到天王令人將書呈上看罷面色一變李秀成不知其意徐徐問道李將軍其稟報軍情耶天王搖首歎道非也隨把原表教李秀成一看秀成看其奏道

征北大將軍第十二天將夏官丞相李開芳言竊以東王毀家舉義自桂平奮起以來轉戰各省皆竭忠盡誠以紓國難卒賴上帝之靈與國家之福英雄響應士庶歸仁東南各省次第光復用能繼承漢統正位金陵東王固與有力也朝廷論功行賞晉爵開藩外結君臣內聯兄弟復假旄鉞得專征伐稽之住古漢如蕭曹明如劉徐當無以加之今以宵小懷私發難謀殺元勳全家被害朝廷不加之罪責將何以服人心臣聞變之下不知所措誠以元兇尚在先臣難瞑軍士離心流言遂起此臣所夙夜不安者也臣統兵在外非欲妄參內政人心一離大勢即解恐創業未半而中道動搖臣誠不忍坐視謹拜表以聞

秀成看罷向洪天王道錢軍師之意若何天王道軍師言東王有可殺之罪北王却非能殺東王之人在北王誠不免於罪矣然朕以勳臣汗馬功勞不忍加罪也秀成道天王之言甚是誠如錢軍師之言北王罪固不免惟天王既不佈告東王之罪狀於前又不欲正北王之擅殺於後實非良策在忠厚待人雖不可少特如人心何且離亂之世治國固非一道願天王思之洪天王聽罷點首而哭秀成亦哭天王隨轉入內宮秀成乃辭出次日天王以李秀成任水陸軍務都督知內外事專征伐晉爵忠王李秀成謝恩後先往謁錢江錢江道吾知足下到金陵得封王位正欲前往道賀不期足下先到李秀成道欲來謁先生久矣祇以進朝與天王相見故延至今日錢江便問洪天王有何事相議否李秀成即以勸天王注重北伐之說告之并告以李開芳遞摺一事錢江道李開芳之責誠有詞矣天王爲人過於忠厚不明大計前既予楊秀清以大權後又不宣布其罪狀故有今日然吾知北王必死今後國家又失一良將矣言罷而哭錢江又道嘗東王之死人皆以足下爲東王黨羽勢將擁兵爲亂吾獨不信蓋以足下深明大體必不昧於去就也秀成道東王之懷非望弟早知之昔鳳翔嘗對弟說謂東王收羅羽翼其志不小然才短而志疎必自取其敗今果然矣東王又嘗以言試弟謂天王將以重爵予子子將若何弟答道弟爲國家出力非爲天王効力也東王始無言想惟先生知弟心耳今東王之敗誠不足惜所惜者殺非其時亦非其人耳先生以爲然否錢江道豪傑所見略同足下勉之江此後殆無志於天下事矣李秀成大驚道先生何出此言錢江搖首歎息徐附耳對秀成說道懷異志者不止東王如福王洪仁達者其防之天王以婦孺之仁斷不能爲大義滅親福王忌我甚忌則蓄而謀我矣今後天下任大

責重。若大事未定，當周旋於安福兩王之間。足下高明，不勞多囑。談次適天王令人送李開芳奏摺到。錢江看罷，不覺歎道：「哀哉！韋昌輝，今後國家損一良將也。李秀成聽了，看錢江有不捨之意，便答道：「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倘有計策，請留此虎將，以備緩急。」錢江道：「此言甚是。除將軍親出汴梁，撫定李開芳、吉文元，告以朝廷之意，并告以東王自稱九千歲，擅權謀篡之罪，然後奪韋昌輝爵位，殺韋昌祚，以謝楊黨，庶乎可矣。然恐不及也。吾料昌輝非畏死者，彼延至今日，蓋待朝廷之正其罪，否則彼亦捐生也。」秀成道：「此事何不早行之？」錢江道：「非足下誰與撫定？」吉李二人且安福兩王，日在天王左右，方以弟與北王同黨，此吾所以不敢妄動也。秀成道：「事已遲矣，然吾姑試之。」方欲辭出，忽報北王至。錢江忙令引入。北王見錢江有泪容，秀成亦有衰色，心知有異，遂向錢江行禮，隨向秀成問道：「將軍回金陵，弟已知之，惜以負罪國家，心先慚愧，有何面目，以見將軍耶？」秀成道：「尊兄何出此言？」北王聽罷，低頭不語。李秀成即以欲爲他解脫之事告之，並請以國家爲重，無效匹夫所爲。北王歎道：「誤我者吾弟昌祚也，東王有罪，其全家何罪而並戮之？翼王責我有詞矣，吾其罪苟免乎？」說罷，直出。秀成與錢江相對歎息，未幾秀成辭去，即發函分付李開芳、吉文元二人，告以東王被殺之原因，及東王罪狀，另揮一函，安慰北王，且說北王回府之後，自思殺東王全家之事，誠爲太過，天王不忍加罪，然究無以自明，且現在李開芳、吉文元領軍在汴梁，觀望不進，雖有羅大綱監軍，亦祇防其他變耳，似此實誤國家大事，豈不以東王被殺之事，己若不死，無以安彼輩之心，則罪滋重大，正愁數間，忽府裏書記李文龍進來，北王問他有何事故。李文龍道：「適聞李開芳有奏遞到天王，以東王被殺一事，責重將軍，將軍何不爲翼王故事，高舉遠引，另圖大舉乎？」北王道：「吾與翼王不同，我去則東王羽翼益增變矣，全一身而增國家之亂，吾不爲也。」說罷，令李文龍退出，轉身入內，見北王妃吉氏，北王故作言道：「近日令兄舉兵在鳳陽叛，汝知之乎？」吉妃道：「恐無此事，王爺何以知之？」北王道：「令兄固知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也。吉妃大驚，不能措一語。北王道：「卿勿驚，令兄之意，猶卿之意耳。」吉妃道：「妾意如何？」王爺胡作此語？」北王道：「知有東王，而不知有天王，猶知有兄，而不知有夫也。」吉妃道：「王癡耶，無枉屈好人。」北王道：「吾若癡，早死於卿之手矣。吾捨命爲國殺東王，事未行而先洩之於汝母，將置吾於何地也？」說罷而出，故遺一劍於案上。吉妃不知其意，告以遺劍，使之取回。北王道：「吾將死矣，生前吾不能殺，死後請以劍殉我，而遂卿本意可也。」吉妃不覺下淚，自悔從前之誤，以母兄之情，爲周旋東王計，幾害夫命，想至此，不覺歎道：「吾死晚矣，時有一子，年方四歲，名韋元成，正在身傍，吉妃使之出房外，遂開上房門，先執韋昌輝遺下之劍，意欲自刎，忽回想道：「吾夫所遺之劍，而吾將此自刎，是

吾夫殺吾也。爲婦而見殺於其夫，益增羞矣。且一死亦求全尸，何必身首異處，便解下羅帶，以巾覆面，復嘆道：吾無面目見吾夫於泉下也。遂自縊而亡。當時有詩歎道：綉閣妝餘尙畫眉，紅綾三尺也增悲。芳魂渺渺悲泉下，爲哭牀頭四歲兒。吉妃縊後，侍婢英荷久見房門緊閉，心知有異，潛聽之，渺無聲息，連敲了房門幾次，亦無應聲，心上早慌了。急的撬開房門一看，嚇的一跳，只見吉妃直挺挺掛在一旁，急解羅帶，扶吉妃而下，撫之已如冰似雪，沒點氣，敢是死了。不免大哭起來，隨奔告北王。北王答道：人生終有一死，死也罷了。徐又歎道：大丈夫不能秉正朝綱，早定大事，徒怨及婦人，吾何愚耶。英荷見北王如此情景，直奔入房裏，原來吉妃平生待英荷甚厚，此時英荷想起吉妃，實爲王娘，尙如此結局，何況自己。且北王以數年夫妻，絕無哀感，眼見吉妃死得如此冷落，心內十分憤激，又想起吉妃平生待自己之恩厚，已無從報答，想到此，已淚如雨下，憤不欲生，遂亦閉上房門，自縊於吉妃之旁。少頃，北王、韋昌輝入內觀看，見房門仍閉，只得盡力把房門推開，但見吉妃尸首已在床上，惟英荷尙掛在一旁。昌輝此時不禁對景生情，亦爲傷感，便轉出令家人打點喪事，隨轉進內堂，自思一己死生，關係國家大計，北伐各軍，旣以東王、楊秀清一案，以怨恨互相觀望，又念東王可殺，然彼全家何罪。翼王之言，實在不錯，看來非一死不足以服人心，卽天王不加罪，其罪苟免乎。想罷，立就案上揮了一函，着人送與錢江，然後圖自盡。錢江拆書一看，書道：

弟自追隨左右，得聆玉訓，每囑以謹慎，毋釀大變，言猶在耳。弟豈忘心，祇以賦性愚昧，不學無術，輕舉妄動，悔無及耳。天王恩愛，不忍以斧鉞加諸勳臣，然弟知罪矣。今北伐之師，徘徊不進，一若以東王受冤，必當洩發者。先生視弟，豈畏湯火而懼刀劍者哉。誠以東王之專未明，而徒加弟以殺戮之咎，弟不任受也。今不獲已，當謀自處，而有以報於先生。而今而後，可以見志，惟切惟罪。後人必有知者，願先生努力以國家爲念。

錢江看罷，拍案驚道：北王果死矣，正嗟訝間，適狀元劉統監至。錢江以北王之書示之，劉統監道：北王虎將也，當留以爲國用，盍往止之。錢江道：恐無及矣。吾尙待更衣，子盍先往乎。劉統監忙卽辭出，馳往北王府而來，滿望救北王一命。誰想韋昌輝自發書後，早已伏劍而斃，時年僅三十六歲，可憐天國一員大將，以其弟韋昌祚誤殺東王全家，遂不得其死，惜哉。後人有詩贊道：金陵月落衆星孤，太息西林舊酒徒。誰是狼臬應勦賊，人非牛馬不爲奴。殺妻志已殊吳起，輔主心惟掃逆胡。風塵自己多奇傑，樊噲當年一屠狗。後人多以東王被殺後，天王詔殺韋昌輝，以償東王之冤，殊屬附會。天國探花及第王興國，有詩單弔韋北王，自刎詩道：英雄末路古來悲，慷慨南京盡節時。五載烟塵餘馬

草滿城風雨哭龍旗。彌留尺劍貽妃子。珍重瑤函答帝師。大義豈真輕一死。英魂猶自繞丹墀。及劉狀元既已知道。韋昌輝已斃。遂伏尸而哭。少頃錢江亦至。亦撫尸放聲大哭道。君不死而國家不安。君已死而國家亦危。嗚呼痛哉。劉狀元哭畢。謂錢江道。軍師不宜多哭。且起來商議大事。錢江遂拭淚。一面令劉狀元將北王死事。奏知天王。一面令北王府家人。打點喪事。並爲韋元成穿孝舉哀。劉狀元臨行時。錢江囑道。天王念北王前者殺妻相救。及數年來汗馬功勞。必優加以修飾令典。然如此。則貽東王黨口實矣。當爲天王言之。劉狀元唯唯而去。當下天王聽得北王自刎。甚爲傷感。便欲撥給庫款五千。與北王府治喪。及劉狀元至。告以錢江之言。便不再撥款。劉狀元又請以北王死事。布告各路天將。以了結東王之案。天王亦從之。自此楊黨舊部。頗無異言。天王又親造北王府祭奠喪禮。既畢。以其子韋元成承襲北王。俟其長時。命官授任。過了數天。徐議大舉北伐。李秀成道。江蘇肘腋之宜早爲平定。且上海爲西人居留地。吾當乘機克上海。先與西人立約。免留後患。亦是要着。若我大舉而全勝。清人將借力外人圍我。我豈能當各國之兵。且我不忍爲者。而彼爲之。我如彼何。自當先發制人。願大王思之。天王深以爲然。遂令天將古隆賢。領大軍三萬。由鎮江而下。再令黃文金。撫定安徽餘郡。復令賴文隆。領軍二萬。與陳玉成軍會合。攻江西。兼應湖北。李秀成擬自統金陵精銳。大舉北上。會同林鳳翔。羅大綱。李開芳。吉文元。以攻北京。自此消息一出。清滿舉國大振。這時就惱出一位爲清廷效忠盡力的大臣。姓李名鴻章。號少荃。本貴安徽省合肥縣人氏。由兩榜翰林檢討出身。他弟兄四人。長名翰章。號小荃。是由徐姓歸宗的。鴻章居次。此外尚有兩弟。一名鶴章。號幼荃。一名煥章。號季荃。兄弟幾人。皆有些才幹。惟鴻章尤有智慧。自幼讀書。即穎悟非常。塾師大奇之。謂爲將來非常人也。又有善相者。曾至其家。徧相諸人。謂鴻章道。君家兄弟皆貴不可言。惟子斗頭方面。福澤尤遠。出諸昆仲之上。後登清道光帝進士。入翰林。寄居賢良寺。時會國藩方任侍郎。鴻章師事之。國藩每謂人曰。鴻章相輔器也。旋外放福建延邵道。時年已三十矣。時正告假在籍。與同鄉劉銘傳。程學啓爲密友。嘗謂兩人道。公等出任。可至督撫提鎮。二人還叩之。鴻章但笑而不言。及贊皖撫呂賢基幕府。所謀多不能用。及聽得會國藩以湘團出境。現圍九江。回憶在京當翰林差使時。曾投拜會國藩門下。屢蒙贊賞。不如到他營裏。圖個差使。從軍營裏較易陞官。自了這個念頭。先與衆兄弟商酌。皆云會軍屢敗。恐難圖功。不如勿往。鴻章道。此吾如毛遂。所謂錐處囊中。將脫穎時矣。遂決意前往九江。適前之相士至。鴻章告以將往從軍。相士道。公若往。得其時矣。然公能立蓋世功名。不能作驚人事業也。但庸庸福厚。急流勇退。不可不慎。子其勉之。鴻章叩謝相士。遂打點行李。

帶了僕從，騎上牲口，向兄弟辭別，離了合肥，直望九江而來。那合肥與九江雖然不同省分，只究竟相隔不遠，一路上曉行夜宿，早到了九江，探得會國藩大營，正駐府城附近，便策馬前來，要與會國藩相見，只會分教，虜運未終，轉奮風雲興俊傑，矯情相折，頓教月夜走梟雄，未知李鴻章與會國藩相見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譚紹洸敗走武昌城 錢東平遁迹峨嵋嶺

話說李鴻章到了九江地面，知會國藩大營所在，便策馬前往，先令關人投刺入內，時會國藩正欲沐浴，忽關人傳報李鴻章名刺，乃顧左右道：「少荃，固今之國士也，然頭角太露，視天下如無物，吾當有以折之，而後可用也。」說罷，把鴻章名刺放下，待沐浴畢，好半晌，又要濯足，鴻章在外候了多時，聽不見傳出一個請字，莫明其故。又半晌，見關人自內出，以爲會國藩必傳見無疑矣。關人絕不道及，肚子裏忍不住氣，向關人問道：「會帥得毋出乎？」關人道：「非也。」鴻章又問道：「得毋有客在乎？」關人答道：「無之。」鴻章道：「如此是輕傲我也。」暗忖在京爲師生時，何等投契，今一旦兵權在手，遂忘故舊，耶意欲逃去，忽轉念他有什麼原故，尚且未明，便要逃去，且遠道而來，縱彼以輕傲相加，儘不妨罵他一頓，便再令關人再傳第二個名刺，關人無奈，姑與傳遞。少頃復出，關人亦無言語。李鴻章怒甚，已不能耐，又半晌，方見內面傳出一個請字，李鴻章便感氣而進，然此時仍以初進營中，料國藩必具冠服恭禮相迎，故鴻章此時雖怒，仍以敬意相持，不敢怠慢。少時轉灣抹角，直進帳內，見堂上并無會國藩其人，不過三五人在堂上談天說地，指手畫脚而已。鴻章忙駐足觀看，忽聞一旁人喚問道：「少荃，你幾時來的？」李鴻章急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會國藩，尚在浣盤濯足，形色甚是輕傲。李鴻章這時不看猶自可，看了不覺頂門上怒火高千丈，以國藩如此驕傲，心甚不甘，乃厲聲答道：「弟在營外候見已久，何至今猶浣足耶？」國藩聽罷，仍未起身，復笑着答道：「少荃相處已久，胡尚不知吾性耶？吾在京時，每函致鄉中諸弟，使勤於浣足，蓋勤於浣足可以滅病，故吾生平最留心此事。少荃如此相責，可謂不盡人情。國藩只時說了又說，絮絮不休，鴻章氣憤不過，立在庭中，只見堂上諸人皆注視自己，莫不目笑耳語。鴻章如何忍得，便向國藩說道：「滌以此奚落鴻章耶？」國藩道：「只怕未必。」吾接尊刺時，方在沐浴間，及第二次接得尊刺，而又不能不浣足，待浣足以行，將與子相見矣。鴻章聽罷，一言不發，徑拂袖而去，行了十餘步，略駐足，只聞國藩笑聲不已，却說道：「少年威氣哉，非大人物也。」鴻章此時聽了，直如萬箭攢心，竟掉頭不顧，出營而去，亦無人出來挽留。營裏將弁，祇各以目相視，鴻章出了營外，騎上牲口，且行且憤，自忖在京時與國藩何等相契，且蒙他以國士相許，今如此冷淡，薄待故人，試問你國藩有何

本領敢如此相傲，枉自己從前錯識了他。想罷，仰天長歎，不禁又奮然道：「豈俺李鴻章舍你國藩一席地，遂無出頭處耶？說罷，約行了數里，意欲奔回合肥，忽又轉念道：「自己當初來時，諸兄弟曾以言相諫，阻我之行，奈自己功名心急，又看得國藩那廝太重，致遭此奚落，就令回去，何以見諸兄弟？想到此情，不禁勒住了馬，看看西山日落，暮烟四起，又不知往那裏才好。正自着悶，忽見一個農夫迎面而來，鴻章便向農夫問投，樓止農夫道：「先生非落裏中人，何樓皇至此？鴻章本待不言，惟見農夫立足不語，沒奈何，只得實情告之。農夫道：「求人者當如是，于千里求人，又負氣而去，行將安歸？且此間會帥有示，懼人偵探軍情，故生面之人，不准留宿，某不敢聞教，說罷飄然而去。李鴻章又氣又惱，躊躇了一會，忽見羅澤南策馬而來，向鴻章大笑道：「會帥謂兄才具有餘，而養氣不足，今果然矣。鴻章一聽，心內怒上加怒，回頭自想，暗忖：「會國藩如此相待，難道故意相弄，以挫折自己不成？果爾，則自己如在夢中也。便向羅澤南問道：「德山此來有何用意？羅澤南道：「奉滌公之命，專請足下回去。會公向言：「足下頭角太露，故為此計。何足下竟墮其術中耶？鴻章聽罷，不覺搖首自歎道：「何滌生反能戲吾耶？澤南道：「天下威氣之人，皆可以戲，何必多怪？鴻章無語，便與羅澤南策馬而回。及到營外，早見會國藩盛服相接，鴻章即下馬見禮。國藩道：「少荃得毋以會某為前倨後恭乎？說了，同攜手進到堂上，分賓主坐下。先後與塔齊布、楊戴福、彭玉麟等相見。鴻章先道：「方纔以威氣辱及先生，望先生休怪。國藩道：「吾方待才而用，豈知足下反加白眼耶？只是大丈夫以器量為重，才識次之，故聊以相試耳。鴻章聽了，忙自謝過。國藩道：「近來聞足下贊皖撫呂賢基軍，屢欲邀足下來，此因安徽軍務緊急，是以不敢，究竟現在安徽軍情若何？鴻章道：「呂中丞好謀寡斷，當公與吳胡兩帥會攻漢陽。此時天國在皖省兵少，守衛尙虛，弟獻議請於此時大舉攻安慶，奈呂中丞不從，失此機會。今皖省雖有鮑超這一枝人馬，坐鎮幾郡，然此外已無良將，現敵將胡元煒方守廬州，坐鎮桐城，黃文金以重兵兼守安慶，甚為完密，恐難下手。今不如趁李秀成已去，以全力先復漢陽武昌，實為上策。國藩道：「公言甚是，但金陵為洪氏根本，若克金陵，則諸省不難恢復矣。鴻章道：「此事實不容易，因金陵為彼精銳所聚，加以李秀成智勇足備，吾軍中實無出其右者。若不收復各郡，以先孤金陵之勢，恐收效亦殊不易也。國藩聽了，點頭稱是。又問道：「人才歸於洪氏，為吾之大患，以足下所知，究有何人足以當大任者？鴻章道：「向榮勝保治軍雖嚴，然謀不濟勇，此其所以敗也。若知人善任，莫如明公。衝鋒陷陣，莫如鮑超，料敵而進，莫如林翼。其餘明公帳下人物，如羅德山、楊厚菴、塔齊布，皆一時之英傑，皆足以當一面者。此則明公所知矣。此外相中二李，明公還知之否？會國藩道：「豈非續賓兄弟乎？鴻章

道是也。然兄弟皆卓犖不羣之士。續宜則謹慎深慮。續賓尤饒勇非常。若得此人而用之。亦足以獨當一面。明公以爲然否。國藩道足下可謂知人矣。續賓兄弟向從學於羅山門下。其才識沉毅。吾識之久矣。當爲力保。使重任之。以收得人之效。現聞李孟羣由知縣超擢道員。有補安徽布政消息。此人若在皖。未嘗無濟於軍事也。李鴻章點頭稱是。談罷而退。楊厚菴私問李鴻章道。足下歷舉有名人物。而獨不及左宗棠者何也。李鴻章道。左公固自有才。然弟只不敢言於滌生之前耳。楊厚菴乃默然不答。是時國藩自李鴻章到了之後。便有意規復武昌。但以胡林翼現爲鄂撫。此議本該由他發起。便與李鴻章計議。以書示意。胡林翼使取漢陽時。胡林翼正憤前次之敗。已聽得李秀成入金陵。久已要來攻取漢陽。忽得會國藩書。其議遂決。其時鄂督吳文鎔已回雲貴。到任署鄂督官文仍回任荊州將軍。先與吳文鎔計議。欲即進兵。吳胡二人即知會官文。以旗兵六營兼助文鎔前軍。一面請會國藩助力。大舉圖漢陽。適湖南巡撫駱秉章令李續賓帶湘軍五營前來助戰。原來湘撫張亮基因捻黨起事。調辦河南軍務。特令駱秉章繼任湘撫。那駱秉章亦廣東花縣人氏。與洪天王鄉相隔不遠。少翁爲佛山鎮張家西席。張氏恤其貧。以婢妻之。後舉進士入翰林。屢典試差。歷任藩臬。洊陞至湖南巡撫。爲人雖無智謀。然惟心地謙抑。頗能用人。自見胡林翼敗於李秀成之手。駱秉章恐胡軍單弱。故遣李續賓來助戰。那李續賓本貫湖南人氏。時以道員統領湘軍。轉戰湖南各郡。頗爲驍勇。性復耐戰。當下奉駱撫之命。領兵到了荊州。胡林翼便用爲前軍。各路人馬取齊。會同進發。這時天國副將洪春魁早聽得只點消息。忙與晏仲武商議。應敵之計。仲武道。天王自下江南以來。武昌漢陽兩路有守無攻。此諸葛所謂不發賊。漢亦亡也。其料漢陽難以固守。且責任自在主帥。不如飛報武昌。聽候行止。洪春魁道。公言甚是。便差人報告。譚紹洸去時。天國太平四年。即清國咸豐四年春。譚紹洸正在武昌城外沙河一帶增練水軍。當下聽得漢陽告急。便欲移兵親救漢陽。馮文炳進道。吳胡兩人兵力既重。又增添荆州旗兵與長沙湘軍。其勢正威。漢陽戰守皆不易也。即明公親往。恐亦無濟。且會國藩必會兵以攻吾武昌。九時更無歸路矣。兵法在攻其所必救。不知遣人星夜入安慶。使黃文金分兵江西。一以壯陳玉成軍勢。二以牽制會國藩。或武昌可以無事。譚紹洸道。現陳玉成方由南康下建昌。已克鄱陽湖。正困南昌省城。聲勢大震。恐會國藩未必便離江西也。然亦不可不備也。遂使人馳報黃文金。那黃文金聞報。即令部將王永盛會合伍文貴之兵直進贛境。以邀會國藩後路。譚紹洸再調吳定彩以水軍助漢陽聲勢。令武昌人馬打着自己旗號堅守。自己却暗入漢陽。是時吳文鎔胡林翼大兵已抵漢陽城外。令前軍李續賓先取洪山要道。自却築營壘。以壓

漢陽林翼更囑會國葆道。漢口爲咽喉重地。得此已分洪家軍勢。便令會國葆以五千人馬取漢口。譚紹洸潛到了漢陽之後。正欲依李秀成舊法。先奪洪山。誰想已被李續賓先據。譚紹洸道。清軍此來。已鑒於前日之敗。而先進洪山也。正自備兵固守。忽東門守將飛報道。漢口已被清兵奪去矣。現在吾軍正奔逃前來也。譚紹洸大驚。急傳令漢口敗兵。休衝入漢陽。都奔回武昌去。譚紹洸急聚諸將議道。洪山與漢口兩路俱失。漢陽勢益孤矣。漢陽有失。武昌重地。如唇亡齒寒。究以何策保之。各人皆面有難色。正議論間。忽報馮文炳自武昌飭人送書至。譚紹洸拆開一看。不覺點頭稱善。顧謂諸將道。文炳不減乃父雲山之智。此策准可行之。原來文炳亦知漢口與洪山已失敗。漢陽難守。故獻議請調兵暗襲荊州。譚紹洸就依計。令洪春魁與部將汪有爲以五千人馬。逕襲荊州去。那日正傍午時分。已見清軍大至。把漢陽東西南三面圍得鉄桶相似。譚紹洸竭力守禦。亦虞胡林翼從地道發炸。急令人一面守禦。又一面挖築長濠。不料清兵憤於前次之敗。人人奮勇。那胡林翼身先士卒。首朴南門。槍彈如雨而下。譚紹洸所開發築長濠的軍士。皆不敢向前。誰料胡林翼軍到時。安營後。已從營中先通地道。埋伏藥線。到時一聲轟炸。猶如天崩地陷一般。南垣已陷了十餘丈。胡軍猛撲而進。譚紹洸勢將不支。忽義勇隊首領晏仲武。從東南飛奔前來。奮力殺退胡林翼。仍令人冒火突烟。修築城垣。胡軍再復猛攻時。天國義勇隊。全用抬槍向胡營亂擊。清國副將陳文瑞已斃於陣上。胡軍稍却。譚紹洸心亦稍安。時胡林翼酣戰之時。未得吳軍消息。心甚焦燥。正望會國藩前來應接。怎想會國藩起兵來。被伍文貴王永勝兩軍牽制。故不敢遠離。只令搭齊布領二千人馬來助。被天國武昌守將馮文炳。伏兵半路擊之。搭軍寡不敵衆。因此退避。故不能助攻武昌。胡林翼聽得。不覺咯血於地。部將吳坤修奮然道。區區漢陽。尙不能下。何以生爲。遂以本部再復猛攻南門。李續賓道。吳坤修真勇將也。吾當助之。便亦帶兵前來。時譚紹洸以清軍未退。已令晏仲武專守南門。自却引兵四面巡視。忽報西門緊急。正飛奔前來。原來蒙古人多隆阿。向隸僧格林沁部下。恰奉命往援湖隸。北舒興阿軍中。卽荊州所撥旗兵統領。見攻西門不下。心甚憤怒。便調砲隊向城垣猛攻。天國部將汪得勝。已漸漸守西門不住。那多隆阿冒槍林直進。譚紹洸到時。已是城垣將陷。多隆阿見譚軍已到。恐洪軍守力復完。更奮勇薄城垣而走。軍士亦隨進。加以砲勢猛烈。西門遂陷。槍聲响處。汪得勝左臂上早中一彈。幾乎墜馬。軍士一齊退後。多隆阿乘勢進了城垣。吳文鎔揮軍隨進。譚紹洸望後而退。時城中知西門已陷。皆無鬥志。洪軍呼天喚地。故南門亦相繼而陷。譚紹洸知漢陽不能再保。急與晏仲武汪得勝會合。焚了倉庫。殺出北門。直望武昌奔來。幸得吳定彩早預備船隻。疊作浮橋。

從水師上船以砲擊清兵保護敗兵陸續回武昌而去吳文鎔與胡林翼便率大軍進了漢陽城一面撲救倉庫餘火時城中人因服洪氏已久素知清官好殺因此人人驚懼逃往武昌者衆胡林翼深慮只得出榜安撫居民一概免罪然自居民逃竄之後約束不免過嚴怎奈那些民居年年沐洪氏和平政體一旦又遭如此專制自多怨言越日竟有些人民思念洪家的相聚數百人在東門裏放起火來欲乘火往武昌請譚紹洸爲外應偏是外應未來內事先發被胡林翼以兵力鎮定自是人心雖有怨言究不敢亂動吳鎔文亦不追究只與胡林翼計議進襲武昌忽流星馬飛報福事說稱天國大將洪春魁汪有爲引兵暗襲荊州現荊州兵微將寡恐不能抵禦胡林翼大驚道漢陽新下人心尙惶荊州猝有此巨變何以禦之李續賓道某願以偏師截洪軍之後可以保荊州也胡林翼道吾欲攻武昌正須用子爲前軍未可離去此外更有何人可以代之說猶未了會國葆應聲願往林翼便令會國葆以本軍馳救荊州林翼自爲後繼待回時然後議攻武昌不想風馳電掣胡會二人到了荊州洪春魁汪有爲兩軍已自回去林翼不得求其一戰空走一場只得留會國葆一軍暫守荊州以防洪軍再至自己却引兵回漢陽不隄防回到中途忽見兩邊林內一聲梆子响左有洪春魁右有汪有爲兩路殺出在胡林翼往荊州時本一股銳氣志在截殺洪兵及回時只道洪軍已退不甚留意被洪汪兩人截殺一陣折了些人馬胡林翼不敢戀戰恐漢陽有失先奪路奔回漢陽洪汪二將却自回武昌去自此胡林翼也知洪軍能兵只得修繕城垣訓練士卒再圖大舉暫把進攻武昌之事按下不表且說譚紹洸敗回武昌計點軍士折了三千餘人心甚不安急的具一表飛報金陵是時天王聽得漢陽失守深恐武昌亦危遂大集羣臣會義各人皆主增兵固守武昌兼復漢陽獨李秀成奮然道漢陽得失無關大局何用增兵臣以欲定天下祇注意北伐欲固長江根本不如注意江西以江西一省西界兩湖東界閩省可以爲各省聲勢也天王深然其計便令福王洪仁達領兵二萬入江西助陳玉成時陳玉成已克南昌省城聲勢大震福王頻行時李秀成密囑道若由江西以一枝出岳州可以牽制胡林翼而又可爲石達開入川聲援也福王謹記其言只當日羣臣會議獨錢江未到李秀成退朝之後獨造訪之只見劉統監已在李秀成先問道軍師今天安在劉統監道某昨夜蒙軍師召至府內告某以歸隱某大驚爲之挽留力勸當以國家爲念軍師道方今大局之成敗繫於北伐之勝負然而北伐軍權操於楊黨非吾所能號令之此後大權當在秀成吾當退而讓之以成其名也軍師言至此某復苦勸軍師又謂某道秀成臨事有智深識大體和於上下勝吾十倍他必繼江之志不勞多囑至於成敗則天也早晚見秀成爲江致謝努力國家勿學